



# 存 在 集



李一氓



# 存在集

李一氓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

# 存在集

李一氓著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出版

北京朝陽門內大街一六六號

香港分店：域多利皇后街九號

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發行

一九八五年五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880×1092 毫米 32 開本 9.75 印張

119,000 字 印數 0,001—2,900

書號 10002·39 定價 2.10 元

猷  
給

潘  
漢  
年  
同  
志



李-105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纪念潘汉年同志·····        | 一   |
| 论古籍和古籍整理·····       | 一九  |
| 再论古籍和古籍整理·····      | 三九  |
| 读辽史——兼论《四郎探母》·····  | 六〇  |
| 论程砚秋·····           | 一一  |
| 洋务运动·戊戌变法·辛亥革命····· | 一四一 |

目 录

记马克思论文选译的翻译 ..... 一六五

跋李硕勋烈士遗书 ..... 一七五

杨瑞年和她的弟弟读后记 ..... 一八七

黄山始信峰题石 ..... 一九九

题玉屏雪月图 ..... 二〇〇

明清画家黄山画册序 ..... 二〇一

明清人游黄山记钞序 ..... 二〇五

黄冈景苏园帖序 ..... 二一六

DK58/18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烈士书法集序·····     | 二二二 |
| 钱君匋刻长跋巨印选序····· | 二二六 |
| 读髹饰录解说·····     | 二三二 |
| 读国殇今绎·····      | 二三六 |
| 读词札记·····       | 二四九 |
| 再跋明刊玉洞金(书)····· | 二七四 |
| 袁兰村饮水词钞跋·····   | 二七八 |
| 关于黄侃的词·····     | 二八一 |

目 录

四

明万历本海内奇观(钞配本)书后·····二八七

一九八一年的文艺成就·····二八九

后记·····三〇一

# 纪念潘汉年同志

## 序 诗

《无题》（一九七八年作）

电闪雷鸣五十春，

空弹瑶瑟韵难成。

湘灵已自无消息，

何处相寻倩女魂。

此仿李商隐体，虽属无题，实可解说：第一句指一九二六年汉年同志参加革命到一九七七年逝世；第二句指工作虽有成绩而今成空了；

纪念潘汉年同志

第三句指死在湖南不为人所知；第四句指其妻小董亦早已去世。说穿了，如此而已，并无深意。

我认识潘汉年同志是在一九二六年年底。

当时郭沫若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南昌政治部主任，驻南昌。政治工作的范围为国民革命军的第二军、第三军、第六军三个军及江西的地方工作。政治部办了一个八开报纸，每周一次（报纸名称暂时记忆不起了），可是没有适当的编辑，从南昌、武汉都找不着这样的人。后来郭建议从上海把潘汉年找来。郭、潘，他们是熟人，潘在创造社出版部工作。

潘到南昌接任编辑工作后，这个小报办得很严肃，也很有生气。

这是一份军队报纸，方针是给士兵以适当的政治教育，既反对封建军阀，也反对帝国主义，也要求团结。大概他编辑了半年，到一九二七年上半年，政治形势突变，南昌政治部由九江到过安庆，准备进到上海、南京，因蒋介石叛变，半路又由安庆折回九江，时间已在七月底了。在得到八一南昌起义的消息之后，本来政治部可以全部赶到南昌去的，但张发奎不让，张发奎只答应郭沫若和少数人乘摇车去南昌，政治部由他接收。这样在政治部工作的共产党人只能全部撤出，都回上海向党中央报到。在潘无法去南昌的情况下，这部分回上海的同志的领队，我们就决定由潘负责。于是他就和我们分开回上海了。

在这短暂的时期中，他不仅显露出编辑报纸的能力，更加显露出工作中的政治活动能力，能够完成超过工作范围的任务。特别是在当时政治情况下，他不过二十来岁，已经能够对政治局势表示他自己的看法。因此，就在这一短暂时期，我们结成了真正的同志友谊。

南昌起义失败了，我在一九二七年九月回到上海。我们又见面了。潘回到上海之后，一下就成为上海党内的『活动分子』，或者说是『积极分子』，特别在江苏省委的工作范围之内。在大革命失败的当时，少数人叛变了，不少的人消极了；汉年不灰心，不丧气，仍然积极为党工作，今天讲来，还是很不容易的。江苏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同志，

李在南昌任第二军党代表时，党内是南昌军委书记，李是认识汉年的，因此信任他，给他以必要任务。根据他在左派文化界的关系，当时逐渐有必要组成一个中央的文化工作委员会。由他来担任第一任书记，是很自然的。潘发挥了他的组织能力，首先团结了左派，成立了『左翼作家联盟』、『社会科学家联盟』，相应地也发展了戏剧、电影工作，使党在宣传上有能力针对国民党反动派、国家主义派、改组派、托派、新月派、现代评论派进行斗争。左联、社联的工作，通过党，一直发展到北京、天津、广州、成都……，一直发展到许多大学。这是有成绩的。今天还有不少老同志，是在北方、南方，是在这个大学、那个大学，参加过左联和社联的活动，成为他们参加党、参加革命斗争的

起点。

因此，我们在上海，为了工作，为了讨论问题，为了学习，经常见面，更加熟悉了。

大概在一九三一年，汉年脱离了文化工作的领导，由党中央分派了他别的工作，于是我和他有一个短暂时期互不见面。他又活跃在另一战线上去了。但是在一九三二年，我也脱离了文化工作，和他共同工作了将近一年。我的工作很简单，不时要冒一点风险，谨慎从事，总算没有出什么岔子，完成了任务。

但这时国民党的血腥镇压，迫使党中央无法在上海巩固地领导斗争，而江西苏维埃运动的武装斗争日益扩大，因此我提前在一九三二

年秋天就离开上海，前往瑞金。这一离开，又是汉年同志替我精心安排的。

整个在上海时期，一九二七年冬到一九三二年秋，我们在工作上的合作既配合一致，又互相谅解，因而取得了应有的成效。

一九三三年，党中央由上海迁到江西瑞金以前，汉年同志先到了江西。他到瑞金后，担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。虽处在一个地方，但农村环境，交通不便，不同在一个单位工作，即或相距二三十里，往返也要花上四五小时，所以不常见面。特别是一九三四年上半年，我经常离开瑞金，或是去福建汀州一带，或是去零都，临到长征出发时

我才回瑞金。

长征出发时，汉年调任总政治部任宣传部长，主任是李富春同志，他们又再次共同工作。长征开始时，本来想在湘南活动一个时期，为此特别组织了一个湘南干部营，成员都是湘南人，我当营教导员。湘南活动的目的未能达到，干部营解散了，成员各回原单位。我又当了新组成的干部队（都是党政干部）的指导员。干部队成立后，证明不便于军事行动，又解散了，我加入总政治部的行军队伍，编在宣传部。于是我又同汉年同志在一起，一直到一九三五年初遵义会议他脱离部队去上海为止。

长征途中，每天在行军、宿营以后，汉年同志还要安排一些宣传